晚上八点，去商铺补充了些食品，足够我在三天之内随意挥霍。我的房子在C区东南面的一个中档小区。时间还早，还不想回去，在晚风中走着，“公域的气温又比去年高了”我嘟囔着。手环的震动，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电子啄木鸟，开始敲打我腕骨上那块早已麻木的神经。本以为是那永无止境的工作来烦我，“他妈的典理司。又是哪份关于‘优化档案检索效率’的报告，这帮蠢货连一台散热器的经费都批不下来，还想去管理一个宇宙。”按下接听，只听到两道亲切的声音，那是一个男声和一个女声。

“子昭，你现在忙吗？我们现在刚到C区第五大道”

“听到我们的声音开心吗”，女声抢着说。

“这不是工作周吗，你们怎么得空的？”

“这一轮的活计做完了，而他”对面的声音明显顿了顿，“哼，他跑出来了。”

我刚想责备两句，却被那个女声打断了，“两个月没见，不能想你？”

我笑了笑结束了通话，向小区旁的一片空地走去，突然意识到我明可以先去散步再买东西，不过这也是无所谓的。

一阵不规则的发动机声由远及近，两辆明显是改装过的车子驶入视线内，两辆改装载具如同两头从奥磐王朝矿坑深处爬出的、刚被驯服的巨兽。女生的那辆还好些，做了完整的漆面，而男人车的车身上那些粗糙的焊接点犹如愈合的旧疤，而那颗半裸露的、仍在发出沉闷咆哮的引擎，则是它们不甘寂静的心脏。它们不属于这片整洁的柏油路，它们属于泥泞和战场，但也能看出来他们都被主人精心爱护着。

“又换了个颜色？”我大声说。

“什么？”刚把车停下的两人喊道，机械的躁动盖过了我的声音。

“我说——又换了个颜色？”我靠近几步，声音终于盖过了引擎的残响。

“怎么样！”男人得意洋洋地回我一句，黑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这次可是‘退光灰’，不掉漆，不显旧，懂行的都知道。”

“你上次说‘旧城蓝’才是经典。”我淡淡地说，绕到他背后那台机器，用指尖在车尾轻轻一刮，落下一层细灰。

他没接话，反而把头转向那个女孩，撇了撇嘴：“看吧，一天不质疑世界就难受。”

女生咯咯地笑起来，跳下车，一把搂住我：“但我们不是让你看我们新喷漆的，子昭——我们是来看你有没有变成穴居人。”

“晚风把你们俩脑子吹坏了。”我拍拍她的手臂，“走吧，上楼。”

“当然。”她露出灿烂笑容，眼神里更是喜悦。

“今晚月亮不够亮。”我说。

“那刚好适合谈秘密。”男人一边说，一边将他那辆如困兽般的座驾推入车库的阴影里。

我们没再说话，一起走着。C区的夜总是分裂的：天轨划过的瞬间，会将世界切割成冰蓝的几何图形；而在那些光芒的间隙里，潮湿的黑暗便会立刻涌上来，填满每一个角落，霓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潮湿、阴暗，像是数据库里永远无法被格式化的、失效的冗余空间。

我家别墅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被我精心设定过色温的灯光，在这片由黑漆漆的高楼构成的墓碑群中，竟显得有些荒唐。

小区的入住率并不高，很大程度上因为附近基本没什么商业环境。天枢城的规划师不知道怎么想的，加宽了这附近的一条河流，保留并扩建了以前就种植在此的树林和一些湖泊，环境是很好，不过使得两年内房价一路飙升，更没人购买了。我受前人的余荫——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只有开发商招牌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在此地购置了一套小别墅，当时的价格不过只是他们三年的固定收入罢了。

小区里除了几排别墅外也有正常的高层居民楼，不过那些高楼很多都黑漆漆的，像个墓碑一样钉在那里。那些别墅也差不多，只有几栋的窗户里冒出星点的灯光。我曾合理地猜测过这些房子都是一些贾士做生意时资金链断裂而被查封的资产，或者是各个大域的“贪官”在公域的“狡兔三窟”。

我在路上四处张望了下，把手放到一侧的识别装置上，门框上的摄像头扫描了我们三人，门便打开了。

“就你那点修为别人强闯你也没办法”。女生嘲讽道。

“那你大可以试一试。”

我们一起进到屋子里。晚风随之卷入门厅，我关上门，C区里所有属于秩序的、清晰的声音都随之远去，将城市的喧嚣与静默一同隔绝。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身上那件因沾了晚风潮气而变得黏腻的短袖脱下，随手扔在玄关的衣帽架上。只有在自己亲手构建的这四壁之内，我的皮肤才能获得呼吸的自由。申月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只是略带嫌弃地瞥了一眼，而申安的目光则依旧停留在那些冰冷的、不属于他的陈设上。手腕上的手环已经自动连接上家里的内网，我的存在信息也在片刻后被“天枢”AI记录下来，像一颗标准化的水滴汇入庞大的数据流中。我没有先去处理那些带回来的食材，走到那套刚刚配置的监听音响前，指尖在空气中划过。一首甸庭联邦古老的、关于“世界树之种”在虚无中发芽的《初啼》缓缓流淌开来。纯净的音符在客厅的空气里，凝聚成淡蓝色的、肉眼可见的能量波纹，仿佛在用声音洗涤着晚间不安的烦躁。

“难怪你不爱去音乐厅。”申月靠在门框上，眼神迷离地看着那些光波，“在这里，你能听见每一个音符的‘呼吸’。”

“声音和食物一样，申月。”我走向厨房，系上围裙，“都追求一个‘本真’。音乐厅的共鸣大部分都是‘借来’的，这里的，才是‘我的’。”

申安鼻翼微动，他不喜欢这种太“干净”和过“保真”的味道。他把背上的行李放在玄关处，翻开我带回来的袋子看了看，“嚯，还有不少好东西。你不是一向只吃营养膏吗？”

我系上围裙，走进厨房，取下那柄最趁手的炼钢厨刀，准备料理今晚的食材。冰冷的刀锋划过案板，发出令人安心的沙沙声。

“生活要有仪式感，申安。”我挑起眉毛，“我现在有了点条件，为什么不追求品质？”我拿出刚刚在商铺买的高等冰晶牛肉，切面纹理如同细密的雪花。我把牛肉放在煎锅上，随着油、脂肪与蛋白质的亲密碰撞，淡淡的肉香弥漫开来。

我们即将面对的，远不止一个神秘的“画家”。

晚上八点，C区的热岛效应终于显现出了一丝疲态。晚风不再像一条黏腻的湿毛巾，而是终于有了一点流动的迹象，带着静流河对岸D区那若有若无的、属于金属的味道，吹拂在我的皮肤上。

我刚从第五大道的综合商铺出来，购物袋里塞满了足够让我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进行一场小型感官盛宴的食材——来自甸庭联邦的【岩蜜香菇】，刚刚空运到的、还带着海洋咸腥味的【汐约合众国蓝鳍鱼】，以及一小瓶贵得离谱、据说是用耀晋帝国火山灰培育出的【烈焰椒】。

我的房子在C区东南面的【静流别苑】，一个规划整齐但入住率常年半死不活的中档小区。时间还早，我还不想那么快就回到那座安静得如同标本的房子里去。

“公域的气温又比去年高了零点七度，”我对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嘟囔着，这更像是在对我自己那浩瀚数据库里的一条无用信息进行年度校准。

手环的震动，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电子啄木鸟，开始敲打我腕骨上那块早已麻木的神经。我本能地皱起了眉，以为又是那永无止境的工作。

“他妈的典理司，”我心想，“又是哪份关于‘优化档案检索效率’的报告。这帮蠢货连一台新的【逻辑晶片散热器】的经费都批不下来，却总想着要管理一个宇宙。”

我划开投射在空气中的光屏，准备用最官僚、最不容置疑的口吻拒绝这次加班。但听筒里传来的，却是两道熟悉的、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声音。

“子昭，你现在忙吗？我们现在刚到C区第五大道。”是申安，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沉稳，但又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

“听到我们的声音开心吗？”申月抢着说，她的声音像是D区地下摇滚乐里的一段清脆的吉他riff，瞬间划破了C区的宁静。

我紧锁的眉头不自觉地松开了。“这不是工作周吗，你们两个‘大忙人’怎么得空的？”

“这一轮的活计做完了，”申安的声音顿了顿，背景里传来申月一声轻哼，“……她非要跑出来。”

“两个月没见，不能想你？”

我无声地笑了笑，结束了通话。这两个家伙，总是能用最直接、最野蛮的方式，撞开我为自己精心构建的秩序壁垒。

我提着购物袋，转身向小区旁那片【静语之森】的边缘走去。突然意识到，我完全可以先去散步，再买东西。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无所谓的。

一阵不规则的引擎轰鸣由远及近，声音充满了“手工感”，与天轨划过时那种优雅的电磁蜂鸣截然不同。两辆改装载具如同两头从奥磐王朝矿坑深处爬出的、被驯服的钢铁巨兽，缓缓驶入我的视线。申月那辆【“蝉蜕”号】还好些，银灰色的车壳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只是贴着几张风格叛逆的艺术展贴纸；而申安的【“工蚁”-号】，那辆黄色的工程运输车，车身上那些粗糙的焊接点犹如愈合的旧疤，那颗半裸露的、仍在发出沉闷咆哮的引擎，则是它不甘寂静的心脏。它们不属于这片整洁的柏油路，它们属于泥泞和战场。

申月从车窗里探出头，对我挥了挥手。申安则稳稳地将车停在路边的临时服务车位上，熄了火。

“又换了个颜色？”我走近了，大声说。

“什么？”引擎的残响还在嗡嗡作-作响。

“我说——申月！你这辆破车又换了个颜色？”

“怎么样！”申安先替他妹妹得意洋洋地回了一句，他摘下护目镜，一头乱糟糟的黑发在晚风中狂舞，“这次可是【‘蝉蜕’号】的‘潜行’模式！她管这叫‘城市迷彩灰’，不反光，不显眼，懂行的都知道厉害！”

“你上次还说她那个‘星空蓝’才是艺术的终极。”我淡淡地说，绕到那台黄色的【“工蚁”号】背后，用指尖在车尾那粗糙的装甲板上轻轻一刮，落下一层细灰。“而且，你这车，也该洗了。”

申安没接话，撇了撇嘴，把头转向刚刚跳下车的申月：“看吧，一天不讽刺世界和我的车，他这张嘴就难受。”

申月咯咯地笑起来，轻快地跑过来，给了我一个带着汗水和机油味的、结实的拥抱。“但我们不是来让你评鉴我们座驾的，子昭——我们是来看你有没有在你的‘档案坟墓’里变成一个穴居人。”

“晚风把你们俩的脑子吹坏了。”我拍了拍她的手臂，那结实的触感与C区那些“仪士”家庭的女孩截然不同。“走吧，上楼。”

“当然。”她露出灿烂的笑容，眼神里是无法被伪装的喜悦。

我们三人一起向小区的门口走去。申安落后半步，他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那些黑暗的窗户，像一头沉默的、守护着幼崽的熊。

“今晚月亮不够亮。”我说，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关于天气的陈述。

“那刚好适合谈秘密。”申安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的脚步微微一顿，但没有回头。

C区的夜总是分裂的。头顶上，天轨划过的瞬间，会将世界切割成冰蓝的几何图形；而在那些光芒的间隙里，潮湿的黑暗便会立刻涌上来，填满每一个角落，像是数据库里永远无法被格式化的、失效的冗-余空间。

我家别墅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被我精心设定过色温的灯光，在这片由黑漆漆的高楼构成的墓碑群中，显得孤独而荒唐。

我在门禁的识别装置上放上手掌，柔和的蓝光扫过我的掌纹。门框上的摄像头则快速地扫描了我们三人的面部信息。“身份确认：宣子昭。随行人员两名，临时访客权限已激活。”冰冷的AI女声报告着。门悄无声息地滑开了。

“就你这点修为，别人想强闯，你这扇门也就是块豆腐。”申月嘲讽道。

“小心惯了。”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侧身让他们进来。

我们一起进到屋子里。晚风随之卷入门厅，我关上门，将城市的喧嚣与静默一同隔绝。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身上那件因沾了晚风潮气而变得黏腻的短袖衬衫脱下，随手扔在玄关的衣帽架上。只有在自己亲手构建的这四壁之内，我的皮肤才能获得呼吸的自由。申月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只是略带嫌弃地瞥了一眼，而申安的目光则依旧停留在那些冰冷的、不属于他的陈设上。

手腕上的手环已经自动连接上家里的内网，我的存在信息也在片刻后被“天枢”AI记录下来，像一颗标准化的水滴汇入庞大的数据流中。

我没有先去处理那些带回来的食材，而是走到客厅里那对半人高的、通体由哑光黑色合金构成的音响前，手指拂过顶盖上唯一一行银色的蚀刻文字——【赫姆霍兹 K-701 (Helmholtz K-701)】。这是赫姆霍兹声学——那个已经和旧时代一同破产的、偏执的传奇——最后的旗舰型号。十年前，他们追求的不是“好听”，而是“绝对正确”。

我指尖在空气中划过，一首甸庭联邦古老的、关于“世界树之种”在虚无中发芽的《初啼》缓缓流淌开来。纯净的音符在客厅的空气里，凝聚成淡蓝色的、肉眼可见的能量波纹，仿佛在用声音为这个空间重新定义“秩序”。

“难怪你不爱去音乐厅。”申月靠在门框上，眼神迷离地看着那些光波，“在这里，你能听见每一个音符的‘呼吸’。”

“声音和食物一样，申月。”我赤着上身，走进厨房，从挂钩上取下那条印着分子式的、有点可笑的围裙系上，“都追求一个‘本真’。音乐厅的共鸣是‘借来’的，这里的，才是‘我的’。”

申安鼻翼微动，他不喜欢这种太“干净”和过“保真”的味道。他把背上的行李放在玄关处，走过来，翻开我带回来的购物袋。“嚯，还有不少好东西。你不是一向只吃营养膏吗？”

“生活要有仪式感，申安。”我从刀架上取下那柄最趁手的炼钢厨刀，冰冷的刀锋划过案板，发出令人安心的沙沙声。“我现在有了点条件，为什么不追求品质？”

申月已经从角落那个属于她的“混沌实验区”里，拿来了她的画板和画具，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开始对着庭院里那片野蛮生长的银线草写生。

客厅里，只有音乐声、牛肉在煎锅上滋滋作响的声音、以及申月的画笔在画纸上摩擦的沙沙声。这是一种脆弱的、被我们三人小心翼翼地维系着的、家庭般的和谐。

但我知道，这份和谐，即将被打破。

我将两份煎得恰到好处的牛排分到申安兄妹的盘子里，自己则盛了一小碗用牛肉边角料和香菇熬的清汤。

“说吧。”我坐到他们对面，用汤勺轻轻搅动着碗里的清汤，看着香料的油脂在汤面散开成美丽的、混沌的星云。“你们的‘活计’，又惹上什么麻烦了？”

申安停下了切割牛肉的动作，他那双习惯了观察矿石纹理的眼睛，此刻正锐利地盯着我。

“老瘸，”他缓缓地说出那个名字，声音沉闷如一块石头落入深井，“失踪了。”